

## 第五回 先生羞認梅花扇 翰林淚讀楊柳詞

詩曰：

假冒才名實可羞，風流自昔重荊州。  
高人不是塵為骨，小燕焉能鳳比儔。  
事到奸頑終出丑，文逢知己應相求。  
最憐求得翻成錯，秦晉還教向別謀。

卻說懷伊人與石生別過，知石生腰間有了鈔物，到河南又有表兄同上京應試，一路平安，不足掛齒。當日記石生抵冒之言，行至淮陰渡口，叫了一隻划子船，買了些酒肴在上，帶著管家，不一日行到揚州。果然盤費用盡。叫管家拿了石生書札，自己又寫下一晚生帖，去拜梅翰林。及到梅翰林家，守門管家問道：「相公是何處來的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我是石相公那裡來的。」守門管家道：「我家有個石相公，又是甚麼石相公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我這石相公，不是別人，乃你家老爺請他處館的。他有親筆書札在此，你傳進自知。」守門管家道：「我老爺正假滿還朝，也不許投書札。」旁有一小管家道：「這想必是真石相公了。你傳進去，老爺自有分曉。」守門管家嚷道：「這個如何成得。適間找石相公的王文到家，才說是石相公進京去多時了，老爺聞言，現在內宅納悶，要打王文，說他做事不實。

又是甚麼石相公書，你若要傳，你就去傳。」懷伊人笑道：「你二人不必爭論，這書正是石相公進京路中寫與我的。我姓懷，字伊人。是他相契的同社朋友，現有你老爺親筆關書在此。」

那小管家向懷伊人道：「既是懷相公有老爺親筆關書，待小的先傳進去，與老爺看過，再請相公相會。」懷伊人將書札並扇卷總遞與小管家。守門管家回頭向小管家道：「恐怕又是假的，你卻不當穩便。」小管家理，徑自傳進，一直到後廳，見梅翰林正在納悶，閒坐作想。將書呈上，梅翰林一見，就叫請懷相公相會。

懷伊人不勝欣喜。走入前廳，與梅翰林揖罷，各依賓主而坐。梅翰林道：「貴同社為何吝教，不向學生寒舍一盼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敝同社久擬投府，聆老先生清誨。為一不得已之事，故有失尊召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如今尚在何處？」懷伊人道：「往河南邀他令親，打點進京應試。路值晚生，因以洩晚生來壁關書，且代請荊。」梅翰林笑道：「說哪裡話。適間又承賜扇卷，何以克當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敝同社客中無備，聊具拙詩呈教，非敢言禮也。」管家茶上。梅翰林令取出扇卷，先將詩卷展開看時，贊賞不已。又取扇看時，忽驚問道：「這是貴同社之作嗎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正是敝同社春間在玄墓觀梅之作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原來是貴同社之作。」

茶罷，又令管家取出田又玄、鐵不鋒之詩，遞與懷伊人道：

「這二首詩，是學生蘇州得來的，不期貴同社詩亦在其內，今日可稱不意而合。」懷伊人接過看時，卻是一草稿，未款名姓。看罷問道：「這第二首詩是從何處得來的？」梅翰林笑道：「亦是蘇州傳來，未知是何人之胡談，敢附貴同社之末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此是蘇州姓田字又玄之作。」梅翰林驚道：「原來此人姓田字又玄。可與貴同社相厚嗎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沒甚相厚。曾在玄墓相會過，那日他強勉作詩，抄襲舊句，且亂談敝同社這詩。後同社知他狂妄，也就兩下疏交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遂令旁人收去。管家又茶上，懷伊人告辭。梅翰林道：「懷兄且勿他往，少刻一厄候教。」懷伊人謙應。梅翰林送出大門，回家即寫下一請帖，上道：「刻下優觴，候駕早臨。」令管家送去。自己復到後面書房中，向田又玄道：「適一遠客來拜學生，少停有席，請石兄相陪，不敢具帖。」田又玄笑道：「晚生自當分半席主人，老先生何下一請字。但不知這人姓名是誰？」

梅翰林道：「也是個沒要緊的人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光景也要到夜方得上席哩。」梅翰林道：「不消。昨日有一友，薦一班優人來，家下已打著備兩席酒，邀二三知己賞鑒。不期此人又至，我就將這現成酒席請他敘敘，以了情面而已。」田又玄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寬坐坐，以俟同行？」梅翰林坐下。又問道：「近有佳作否？」田又玄道：「晚生適才口占俚言二首，恐不堪法目。」

梅翰林令取出，看罷滿口稱贊。田又玄又謙遜閒話一回。

旁有一管家走上道：「酒席齊備，戲子在外，已久伺候。」梅翰林道：「著人請那相公來就是。」管家應諾而去。梅翰林攜詩亦別過田又玄，向外吩咐管家道：「若懷相以來時，可先請石相公陪坐，後再請我，你輩不可在旁。」管家領命，梅翰林向後宅去照管。

少頃，懷伊人至，管家請出田又玄，梅翰林在屏風後窺其動靜。只見田又玄一見懷伊人，驚得面色慌張，作揖不是，就坐不是，逃去不是。懷伊人亦驚問道：「田兄因何在此？」田又玄四面望了一望，見無人在。將手扯過懷伊人在廳角上低口道：「小弟該死！一時錯誤，被梅老先生請在此坐館，以為小弟是石先生。小弟偶然順口應承，望先生大度包諱，向梅老先生不可提起個田又玄三字。小的來世，願為犬馬，以報大德。」

懷伊人聞言不快道：「田兄差矣，石池齋乃當今名士，且我之契友。他特著我來訪問這事，我怎容你以偽亂真，壞他名望。」

田又玄急道：「這事卻如何處，叫小弟一時怎悔得過來，求先生今日暫全體面，明日小弟即托故他往。」

說罷，將手扯住懷伊人，直下一跪。懷伊人正待用手去扶，梅翰林咳嗽一聲，從屏風後走出。田又玄忙立起。梅翰林向田又玄道：「石兄可曾與懷兄見揖嗎？」田又玄忙拱身道：「見過禮了。」梅翰林遂與懷伊人揖罷，各分賓主而坐。茶畢，戲房奏樂，梅翰林安席。懷伊人首座，田又玄二座，梅翰林在田又玄席旁陪飲。懷伊人告坐畢，三個舉杯招飲。梅翰林又向田又玄道：「今日屈先生二座，幸勿見罪。」田又玄欠身道：「晚生半東，宜當次座。」梅翰林又向懷伊人指田又玄道：「這是學生西席也。姓石，道號池齋。懷兄可曾會過嗎？」懷伊人笑而不言。田又玄忙打恭道：「懷老先生與晚生在吳下朝夕相會。」

梅翰林故笑道：「原來亦是舊友。」復舉杯招飲。懷伊人心下悶悶不樂，恐梅翰林反以真者為假，停杯作想。梅翰林又舉杯招飲。

懷伊人方飲時，見戲子向上叩頭，拿上戲單點戲。懷伊人謙讓田又玄，田又玄打恭道：「小弟是平民，焉敢倒僭先生。」懷伊人就從實點了戲。三人聽曲飲酒。不一時梅翰林笑向田又玄道：「近來有一種匪類先生，竟辱名教。石兄在家，想必聞得。」

滿臉慚愧，強勉應道：「不曾。」懷伊人見梅翰林言中有意，即接口道：「我想人家延師如石兄者，斷然不差。」梅翰林笑道：「我家先生都是擇取再三，非假非冒，方才延請的，豈有差錯之理。」田又玄聞言，托以低首。懷伊人故向田又玄招飲。田又玄道：「懷先生素知小弟是量不佳的，適才吃了數杯急酒，胸中要嘔吐，求讓一杯。」梅翰林接口道：

「石兄素常海量，今日因何推酒，想見怪懷兄嗎？」田又玄忙道：「懷先生乃吾故人，怎敢見怪。」梅翰林笑道：「既不見怪，還要請飲一杯。」田又玄只得吃了一杯。懷伊人又舉杯招飲，田又玄又強勉吃了一杯，不覺口中欲吐。梅翰林笑道：「石兄果然今日酒量不如。」遂舉杯向懷伊人招飲。

飲不數巡，戲至半本，管家翻席，三人同起小便。梅翰林道：「今晚頗覺有些暑熱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梅翰林遂吩咐管家取出適才那詩扇來。小便畢，梅翰林故向懷伊人將詩扇展開，在燈前玩索。田又玄從後走上，正待看時，見是石生筆跡，急忙回身上廳。梅翰林叫道：「石兄請來認認這草字。」田又玄不好不來，只得接過詩扇，皺眉半晌道：「晚生於草書一道，不甚精熟。」就復走上廳。梅翰林知他托故，遂邀懷伊人各照舊坐。低唱淺斟，飲了一回。田又玄見梅翰林手拿石生詩扇，連頭也不敢抬起，心下悶愧，就伏在案頭睡熟。梅翰林、懷伊人各皆默會，不去理論。賓酬主勸，飲至酒殘戲散，方令管家叫醒田又玄。梅翰林笑向田又玄道：「石兄為何獨今日悶席，想因故人而動家鄉之思了？」田又玄舒眼道：「晚生見絲竹之音，裊裊可愛，不覺伏案久聽，忘其所以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懷伊人近前別過田又玄。梅翰林謂田又玄道：「石兄不必送吧。」田又玄道：「豈有不送之理。」三人遂同出大門。

管家掌得燈火明亮，時已夜靜，懷伊人打恭回寓。正是：

任他汲盡三江水，難洗今朝一片羞。

卻說梅翰林別過懷伊人，同田又玄回到廳上，令管家撤去殘席。田又玄亦悶悶別過，回書房安歇。梅翰林獨回內宅，會見夫人、小姐，細細遂及今日飲酒識破田又玄之事，舉家又笑又惱。梅小姐笑道：「今日二詩，亦頗佳麗，想也是抄襲之筆了？」梅翰林道：「這何須用說。」對夫人、小姐又將田又玄先見懷伊人之醜態，形容一遍，方各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梅翰林早起，想一計策，要辭田又玄。正待向書房內去，見一書童出來報導：「石相公說，懷相公言他家中有一要緊事，暫別老爺回家，數日即來。今早五鼓，即收拾行李去了。他道不好驚動老爺，叫小的通報一聲。」梅翰林聞言，走進書房，見行李書物，盡卷一空。知他自慚逃去。仰天大笑道：「如此匪類，可恥孰甚！」隨吩咐一管家後面尾他去路，一管家下書請懷相公進來，延為西席，一管家打掃書屋。梅翰林即整衣等候。只見王文從面前閒走過去，梅翰林忽觸動田又玄之事，叫將過來問道：「我叫你請石相公，你書也不討封來，面也不會一會，致令匪人抵冒。到今做出這般醜態，使外人笑我延師不實，是何道理？」王文不語。

梅翰林叫取竹板，正要責罰，忽一管家報懷相公已至。梅翰林方欲出迎，懷伊人已進園門。

梅翰林迎到書屋，揖道：「有失遠迎了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昨日過承盛愛，尚未拜謝。」二人分賓坐下，茶畢。梅翰林即吩咐管家，到內裡收拾鋪陳。懷伊人道：「不必另備，晚生有現成鋪陳，小價後面取來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既有鋪陳，可請出小相公來拜先生。」管家應去。

少頃請來，二茶已畢。梅翰林立起，向懷伊人揖道：「小頑煩托名師教以指南，實愧荊棘，有屈鸞鳳。」懷伊人謙應。

梅翰林叫梅待臘拜過懷伊人。三茶又上，茶畢。忽一管家稟道：

「適報房有一要緊報，投入內宅，請老爺去看報。」梅翰林起身，暫別懷伊人。懷伊人道聲不送。梅翰林進去。

懷伊人回書房，見一書童炙茶。懷伊人因問道：「你家昨日那先生今日向何處去了？」那書童道：「昨日那相公，是假冒石相公來赴館的，被老爺識破，假托懷相公報他家中有事，今日五鼓，也不曾辭老爺就去了。」懷伊人聞言暗笑。書童又道：「當日這事是王文做的。老爺今日要責罰王文，值懷相公至，就不曾打得成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與王文何干？」書童道：「老爺說他作事不的，為何不取石相公回書，以致匪人抵冒。王文還要借重相公，在老爺面前方便一聲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若你老爺再要打他，我自然說情。」說罷，懷伊人管家取行李進來，收拾已畢。

至午後，梅翰林備酒請懷伊人。懷伊人席間問道：「今日何所見報？」梅翰林道：「科中一本，為告假事，聖上親限日期，凡假滿者，遵限入朝料理國務，不准借假偷安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老先生也少不得要奉召還朝了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學生已假滿多時，尤當速往。」懷伊人道：「晚生有一書，煩盛管家便寄石兄，不識可帶得否？」梅翰林道：「但不知石兄作寓何所，面貌若何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敝同社年方十八九歲，生得面貌清麗，堂堂人物。少不得在京應試。」梅翰林作想道：「原來石生是個風流美少，這般說不難。」二人遂舉觴飲酒。懷伊人偶然道及田又玄私走之事。梅翰林道：「這匪類事情，學生俱已盡知。只因不曾訪得的實，故淹留至今。今日他既懼畏逃去，不必再究了。」懷伊人道：「那小人輩，怎瞞得老先生秦鑿。」梅翰林道：「還有一事，更覺可笑。這田姓又薦一鐵姓，相與作詩，有求婚之意。學生取出小女梅花詩與他為試，後來二人俱做不出。那田姓就抄貴同社之詩，鐵姓就抄田姓不通之詩。當日學生心下生疑，就辭了鐵姓，差役去訪石兄。不期訪石兄之人，昨日方歸，才知石兄進京。又值懷兄到，方識破其中細弊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聞那鐵姓，乃徐州人，何以知老先生有令愛？」梅翰林道：「是學生當初失言，以田姓為石兄，故偶然執詩相告，道小女凌春，年十六未婚。他便薦鐵姓和詩，令我因才擇婿。」懷伊人聞梅翰林說凌春二字，沉吟作想半晌，以為是同名，遂置不論。復道：「此人不知又向何往？」梅翰林道：「適才著人觀他去路，回說已上淮船，要到徐州，光景是向鐵姓家去了。」懷伊人想了想道：「若向鐵姓家去，必竟借敝同社之詩稿，又要假名。」梅翰林驚道：「石兄原來有詩稿在他處嗎？我道他做詩，為何首首皆好，只是字跡差些。」

昨日又有二首，亦甚佳麗，原因有詩稿故。」懷伊人遂歎道：

「敝同社被他如此以假亂真，深為可恨。」梅翰林亦共歎息。二人又飲了一回。梅翰林道：「聞石兄年甚青少，不知可曾婚配否？」懷伊人聞言，恐他有擇婿之意。知石生有那畢小姐，不肯悔盟。隨應道：「久已在淮與一畢姓結過百年之好，要俟得意時方娶。」梅翰林遂不語。二人飲到夜暮。

飯罷，梅翰林親自掌燈，安懷伊人宿歇。燈下忽掉下一紙。

梅翰林拾起看時，恰是《楊柳枝》詞十首。看罷不覺帶醉語道：

「才堪吾媚。」又問懷伊人道：「這可是石兄佳制嗎？」懷伊人忙道：「是石兄之友。」梅翰林道：「石兄之友，有如此大才，此友亦不下石生。可曾有婚配否？」懷伊人道：「不知有與沒有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待學生帶去潛心聽來一番。」懷伊人引

就安歇。梅翰林回內。正是：

知己三杯嫌話少，文人一字值錢多。

卻說梅翰林別懷伊人攜詞歸內，夫人、小姐各在房中。梅翰林就在堂前燭下，展詞玩讀，口中不覺拍案叫快。梅夫人並小姐聞其得意，遂走出問其所看何物。梅翰林道：「是十首《楊柳枝》詞，乃石池齋之友所作。」梅小姐接過看時，果然佳妙。梅翰林道：「若訪得此人未娶，吾兒終身可托。」梅小姐羞愧放下，遂托故歸房。梅夫人道：「正是女大須嫁。凌春這一表人材，必須也要早早擇一佳婿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吾有心久矣，奈一時不能遂意。」梅夫人道：「天下至廣，豈乏賢才以作佳婿？」梅翰林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向我同凌春玄墓之游，已著念擇婿，忽聞石生文章冠世，喜躍不禁，以為得人。不意他有要務，未得赴館，以致匪類抵冒。可見才人難得。」梅夫人道：「如今至成此事，卻也不難。懷先生乃石生之社友，他二人心然言出即從。托他作一冰人，往通石生，再無不就之事。」

梅翰林道：「我適才席間，亦以此意探過，懷兄道他已有妻矣。奈何？」梅夫人道：「他多大年紀，連忙就娶了妻子。」梅翰林道：「他年紀甚是青春，只在十八九歲，久已與淮安畢姓結親，此生要到得意時方娶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此生既有配偶，不必垂涎他了，別擇一人就是。」梅翰林不覺墮下淚道：「我棄石生而別選東牀，恐天下才人未必如石生風流美貌者；欲不棄石生，而即以女妻之，恐天下之人笑我迂拙妄為。且石生又無一人二妻之理。為今棄石生選此作詞之人，又不知他何姓何名何方人氏。由此觀之，實難有佳遇。」梅夫人道：「作詞之人，既不知何姓何名，何方人氏，也不知他年庚面貌若何，何必著意必要選他。據愚見，二人總棄之，俟相公進京，當就京師大地，面擇賢豪，招贅吾門，豈非妙策？」梅翰林道：「我在京師，官居翰苑，所與相接者，滿目皆富貴客，其子弟只知味有膏粱，那知書有黃金。且天下膏粱子弟而矢志讀書者，有幾人哉！故不若退居私室，識英雄於困苦中，方得真才。」梅夫人道：「你在家中，每日有人送詩賦來評選，難道其中總無一貧賢嗎？」梅翰林道：「皆浮詞浪句，不堪品題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昨日又有些少年，送來稿集，可曾見否？」梅翰林道：「不曾得知。」梅夫人遂叫丫環至小姐房中，取出放在案上。梅翰林令夫人就坐，親剪燭觀玩，逐一吟哦。又將《楊柳枝》詞對讀。讀未數遍，復淒然淚下，對夫人道：「數人皆不及此生。」梅夫人道：「何以見此生之佳妙？」梅翰林掩淚道：「此詞情深於筆，字字皆作金石聲。其為人安閒，我於詞中新逸處見之；其為人丰韻，我於詞中波宕處見之；其為人工苦，我於詞中沉鬱處見之。如泣如慕，良似人盡其面也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既此人有莫及之才，當訪問的實，以全凌春終身之事，亦不枉生她一場。」梅翰林又掩淚作想道：「天下至大，生人如蟻，叫我何處訪問。懷兄說是石兄之友，必須至京尋著石兄，探問消息，方有著落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相公不必過慮，宜早圖進京就是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我欲明日上船，只是禮物未曾齊備。」梅夫剪燭道：「那禮物俱是家中現成的，沒有甚麼不齊備。相公且安歇，明日早起吩咐他們收拾就是。梅翰林回嘆。令人收去詩集，依言就寢。正是：

千金買字文章貴，百世求緣錦線牽。

卻說梅翰林當夜就寢。次日起來，即依梅夫人之言，一面吩咐管家收拾行裝，一面到書房中來會懷伊人。懷伊人相與坐談。梅翰林道：「學生今日欲別進京，家下凡百，俱求代看一二。倘有簡褻，俟回日補謝。若有石兄書，可便寫捎去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老先生為何去得如此甚速？」梅翰林道：「只因旨限甚速，故要速行。」懷伊人遂寫下一書，煩梅翰林寄與石生。

梅翰林道：「舍下壞事家人王文，懷兄可便寫一革條革出，不可令他在家。」懷伊人故道：「他壞何事？」梅翰林道：「前田又玄之事，皆王文瞞昧我故。」懷伊人道：「他怎敢瞞昧老先生，或因一時之錯，以致有誤。老先生可看晚生薄面，且寬恕他吧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既懷兄說情，再無不依。」隨叫王文過來，磕頭謝懷伊人，懷伊人扯起。梅翰林道：「以後懷兄在舍，有事千萬不可重用。」懷伊人應諾。梅翰林道：「此去不知石兄卻定寓何所？」懷伊人道：「敝同社自集都中應試，著盛管家隨寓訪問，再無不遇之理。或者敝同社聞老先生在京，還要登門進見，亦未可知。」梅翰林笑道：「倘若石兄肯顧學生時，少不得場中之事，俱在學生。」懷伊人道：「若今歲主考，點選老先生，就是敝同社之造化了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我在外已久，那得點選到我。且我亦不能有此福分收這個門生。」

懷伊人道：「這等是老先生過謙了。」二人相笑一回。梅翰林從袖中取出一紙道，「昨日《楊柳枝》詞看完，奉璧懷兄。」懷伊人接過道：「這詞不識做得如何？」梅翰林道：「這詞誠當代絕唱。昨聞懷兄，言是石生之友所作，但不知此人名姓，懷兄亦素知嗎？」懷伊人順口應道：「當時，敝同社倉猝之中付與晚生，說是淮安之友所作。晚生卻忘記問其姓氏。」

梅翰林道：「此人落筆不凡，必是翰苑中首座，在學生尤當遜位。」懷伊人笑道：「老先生見其文，即知其人，可謂能慧眼識人者。」二人話猶未畢，書童拿早茶上。梅翰林道：「船上可曾收拾齊備？」書童道：「外面伺候已久。」梅翰林向懷伊人道：「學生欲別，不及奉陪。」懷伊人同起相揖。梅翰林道：「懷兄莫送，就此別過，惟家下並小頑重托。」懷伊人亦就止步。

梅翰林獨自出了園門，復回內宅。見梅夫人並小姐迎著道：

「管家伺候已久，為何事尚羈滯不行？」梅翰林道：「與懷兄話別，懷先生又托我寄書石兄，故淹留一回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此去宜速會石生，訪問作柳詞之人要緊。」梅翰林道：「適聞懷先生言，此人在淮。但我不好親去訪問，巴不得到京，即托石兄謀成此事，以了凌春這段姻緣。」說罷，一丫頭走上道：「外面管家又來伺候老爺上船。」梅翰林隨向外走，梅夫人送出。

又叮囑速會石生之語。

梅翰林目顧凌春道：「吾兒終身大事，我豈肯忽略，你們放心在家。」夫人同凌春送至宅門方回。正是：

兒女情牽隨處有，英雄氣壯盡人難。

卻說梅翰林受夫人之囑，悵悵上了京船。不消月餘，到了都中。此時正值秋場，知石生必在應試。隨吩咐管家，持懷伊人書，向外隨寓訪問，思欲相會，以探作詞之人。不意管家遍覓下場生員，並無一石姓者。惟有河南會館旁圓通寺中，有李、齊兩相公。這日梅翰林從館中歸，管家拿原書回來，以實報知。

梅翰林心中納悶，正欲再令去訪，忽一長班跪上稟道：「聖上親點老爺作今科北場座師，有報在外。」梅翰林遂叫傳進。看罷，遂請封條封門。凡一切書札，出去不得，進來不得。梅翰林心下，只待中了石生，以圖相會。不料到八月初十，進了貢院，十一一場，十三一場，十五一場，三場考畢，文案堆如山。

內簾外簾，各自分看。忽有一副考座師徐，首定監員齊也水為元。梅翰林心下要中石生，故道：「此文字做得雖好，太近於奇僻了些，以之作元，恐非確構，此人只可放在十名之內。」

徐座師不悅道：「此文全是一團元氣，何奇僻之有，若中在十名之內，不如不中。」梅翰林道：「且中在十名之內，以俟會試中元，亦為未遲。」徐座師道：「此人三元可中，豈一解元而已哉。若老寅翁中他在十名，其實有辱此文，轉留在下科中元吧。」徐座師遂賭氣將卷子擱過一旁。

忽又走出一簾官，手拿數冊卷子與梅翰林擬元。梅翰林獨居靜室，逐一看罷，皆無石生卷子。遂將簾官擬元卷子並齊也水卷子，向天默祝，同眾隨手抽出一卷為元，卻是李景文。徐座師愈大不快，將齊也水卷子復丟在一旁。直至二十日五鼓，方才開門出榜。出榜之後，報子抄了小帖，飛星各處，訪李景文寓所。正是：

多少寒窗苦，磨穿鐵硯知。

嫦娥翻錯意，遺卻美男兒。

不知這報子如何報李景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春柳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